

冬日的夜晚总是来得早，忙碌一天后，我在小区里散步，抬眼间瞥见楼后出现一轮满月，饱满圆润得像块浸过水的玉石，边缘晕着淡淡的银雾，没有一丝缺口。此时的天空，蓝得发黑，没有一丝云絮，寻不见半颗星星，只有这轮月亮像一个调暗了亮度的巨型磨砂灯泡，淡而不暗，浓而不烈，恰到好处。月光洒下，只见新剪的枝丫褪去了叶的繁饰，裸露出枝干，细枝末端的切口在光影里若隐若现。树影拉得又细又长，斜斜地延伸到水泥地上，地上还散落着几片干枯蜷缩的落叶。左手边的墙头上，一只小黑猫正警惕地盯着我这个途经者，它原本隐在夜色里的绒毛被镀上一层银边，骤然暴露了行踪，见我抬眼望去，它轻叫一声，我不由得莞尔，紧绷一天的神经，就这样被这刻清辉脉脉的月光抚慰。

冬至的风，气势汹汹地跑到街道边的每个角落，好像在催促着回家的人加快归家的脚步。这是一年中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日子，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冬天的冷清。但我的记忆深处，总有一抹温暖的亮色，与冬至紧紧相连。

往年的冬至这天，姥姥家的小院是最热闹的。我们还没走进院子，便能听到那熟悉的剁肉馅声，推开那扇爬满裂缝的木门，见她站在案板前，满面笑容地忙碌着。她的双手像是有魔法，轻轻一捏，一个饱满圆润的饺子就诞生了。

姥姥包饺子，最是讲究。剁馅时，她是绝对不用绞肉机的，那些肥瘦相间的猪肉，必须要亲手剁得粉粉碎碎，再加上新鲜的白菜或韭菜，撒上葱姜蒜，淋上热油，在“滋滋”的响声中，香味瞬间散开，那股爱意也弥散开来。

我总会跟在姥姥身后，看着她包饺子。有时耐不住性子，也会学着她的样子，拿起饺子皮，放上馅料，却怎么也包不出姥姥那精致的模样，不是露了馅，就是歪歪扭扭不成形。姥姥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，笑得眼睛眯成了缝，温柔地训斥道：“小馋猫，别捣乱，等着吃现成的就行。”

包好的饺子，就像一群白胖胖的娃娃，整齐地排列在案板上。水开下锅，饺子在锅中翻滚着，变成欢快的鱼儿。不一会儿，热气腾腾的饺子便被端上了桌。

妈妈说，小时候家里经济拮据，冬至时食材有限，但姥姥依然想尽办法，用仅有的一点面粉和萝卜，做出了别具风味的萝卜馅饺子。那时候的饺子虽然没有丰富的馅料，但饱含着姥姥的坚韧与对生活的热爱，让母亲和舅舅在艰难的日子里也能感受到冬至的温馨。

可我却再也吃不到姥姥包的饺子了……但是我知道，姥姥的那份爱一直陪在我身旁，陪伴我度过每一个寒冷的冬天。



那份被月色熨帖的松弛尚未散去，手机屏幕里跃入眼帘的“超级月亮”，便铺开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风景。金灿灿的月亮像颗咸蛋黄，表面纹路也清晰可见。评论区里更是一片

皓月之下 清欢自来

吴宇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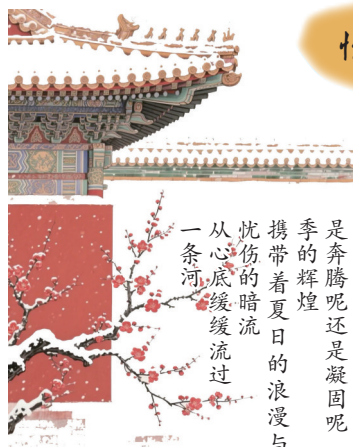
赏月图鉴：或是缓缓升起地平线时，染橙半边天幕的暖黄月亮；或是从厚重的云层中破开一道银亮的口子，如冰魄银灯一般的月亮；又或是悄然升起于雪山之巅，与雪光交相辉映的明月。这些被镜头定格的月亮，不仅让我感叹月亮的浪漫，更让我在冬日中拾得一份温暖。

这份跨越屏幕的赏月热忱，恰与书页间贾平凹《月迹》里的寻月童趣

遥遥呼应。书中写道，那晚的月亮顺着竹帘格溜进了屋内的穿衣镜，先是一条细长光影，慢慢呈现半圆，最后变成完满的圆月，未了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于是孩子们跑进院子，抬头望

见挂在天上的月亮更大更圆，澄澈洁白，隐约可见里面的景色。而月光像一层薄纱铺洒在整个院子，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四处观察，发现月亮栖在葡萄叶上，落在花盆边，还嵌在爷爷的锨刃儿上。院门外的小河也被月光照耀闪着银光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无论孩子们站在哪一处，都能看见水里的月亮，甚至在彼此亮晶晶的眼睛里，也映着个小巧的月亮。

我起身走到窗边，窗外的月光依旧，这一刻忽然明白，这份皓月当空的美好，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感受，都足以抚慰所有的疲惫。



慢慢·诗

冰河

邹晓光

在你的深沉并不代表懦弱
只是涤荡着泥沙
留下所有的真相
弃掉所有的糟粕
在选择中变成智者
在迷茫中
积蓄一冬的力量和热情
是你梦里的执着
流向大海

难得的周末，女儿和先生出门旅行，留我一人在家，终于有了两日独处的空隙，让我心情愉悦起来。阳光澄澈温和，透过帘隙投下橘色的光影，书架的影子斜斜地拉长在地板上，像铺了一条用落叶织成的金色小径。

不经意间，想起明代陈继儒那句话：“闭门即是深山，读书随处净土。”直到这个片刻，我才真正体悟到“闭门”与“深山”之间的默契。

心因独处而变得柔软。我从书桌拿起那本还没读完的旧书——是之前在夜市地摊上偶然翻到的，封面磨了边，内页也微微泛黄卷起。指尖抚过纸面，一缕旧书特有的、混合了时间与尘埃的气息淡淡散出。

读得眼乏了，又顺手取过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。里面写他当年在昆明念书，雨天躲在屋里，一边嚼炒花生，一边翻闲书，“雨点砸在铁皮屋顶，噼啪作响，屋中灯光明亮，嘴里嚼着花生，手里捧着书，窗外一片雨雾朦胧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”。读到这儿，我不由微微一笑。此刻我手边没有炒花生，只有一杯清水，窗外亦无雨，唯有秋风掠过树梢的沙声。可那读书的安宁快乐和汪老先生是一样的。

风儿调皮地从窗户进来，吹翻了书页。我伸手轻按，指尖落在一行字上：“人总得找点事做，一忙，才知生活不易，才明白平日那点愁绪，多半是矫情。”想起上周加班到深夜，归来也是这样独自默坐，当时只觉得浑身倦怠。此时再读，却品出不一样的深意。闭门读书，不是逃避，而是让自己静下来，与心底那个被忽略的声音对话。

平日工作繁忙，每天的日子像



闭门处 有我的深山

张炎琴

被抽打的陀螺转个不停。可此时闭门读书，只有一盏灯、几声书页翻动的轻响，窗外一两片落叶坠地的微音，这就是我的“深山”。不必奇松怪石、飞瀑流泉，心静之处，便是深山。书里的文字仿佛也活了过来：汪曾祺笔下那捧炒花生的香气，仿佛正漫开在四周；老舍所写的北平之秋，也似与窗外风声融在了一处。那终日旋转的陀螺终于按下了暂停键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，也看清了那些褶皱处藏着的情绪。

夜渐深，合上书，我踱向阳台。推开玻璃门，风顷刻涌入，带着丝丝凉意。楼下路灯昏黄，有晚归的人慢慢走着，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。

关上门，屋内再度沉入寂静。我知道，明天清晨，我依旧要推开这扇门，走入人海与喧哗之中。但此时此刻，我愿就守着这小小一隅的“深山”，守着纸页间的光阴，守着独处才有的澄明。原来，“闭门即是深山”，不是说要把自己藏进世外，而是在心底留一块清净地，能容自己沉下来，与书相见，与自己相见，那才是最踏实的深山，也是内心最安稳的归处。

荣枯四时之外

廖子鹃

园里那棵乌桕经秋霜浸染后，红得像喝醉酒，一树炽烈来得热烈张扬。以为这份热闹要绵延几天，结果冬风骤至，一夜之间，红叶便如火柴啦啦燃尽，片叶不留。我心疼得不行，披上外套下了楼，走到那棵乌桕树下，只见光秃秃的树枝黑骨嶙峋，像张乱糟糟的网，扭曲着伸向天空，似要丈量冬夜的边界。正这么想着，头顶传来一阵沙沙轻响。我眯起眼睛使劲往上看，在那些盘根错节的枝丫间，竟挂着一串串虚影——那是一树的乌桕果！果子质地如同蜡丸，莹白色，三九相簇，小巧如寒梅凝萼，月光照耀下，闪闪烁烁，美得一塌糊涂！这枯中见荣的景致，把我的心情“啪”地点亮。

我们习惯用“荣则喜，枯则悲”框定四时，为花开喝彩，为叶落叹息，情绪跟着起起伏伏，却忘了枯败的表象下，涌动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。

如此藏于萧瑟的生机，让我想起明代书画家陈道复的《枯荷知了图》。他笔下的枯荷，藏锋于颓败，显意于留白。一杆荷叶从画右边斜斜杀入，像一面烧焦的战旗，边缘用淡墨点染出被风扯碎的残影；再以浓线勾勒出叶筋，寥寥数笔，一下子，给颓败的画面注入了力量。旁边有杆莲蓬，花瓣落尽，莲子也快风干了，蓬头佝偻如腐朽的拐杖。此时，荷叶上方，一只寒蝉伏于柳枝凝望天光，似乎正“吱——”地喝彩，刺破死寂。那寒蝉，是枯中见荣的天光，与那生生灭灭里皴染的墨色，生出枯荣相契的真意。

这份笔墨间的真意，在苍茫天地间，更是随处可见。曾读过一本叫《一木倒，万物生》的绘本。在冬日的森林里，一根彻底倒伏的枯木，横亘在林地中央，满是颓败。但很快，它的树皮上便钻出喇叭似的菌菇，牛肝菌、白蘑菇、鹅膏菌，轮番登场，将这腐朽的躯干当作舞台，绽放着生命的蓬勃和精彩。真菌昼夜不停地工作，将坚硬的木质分解为松软的腐殖土，而松鸦衔来橡子，藏于木下，到了冬雪覆盖之时，田鼠与昆虫则在掏空的树洞中安然过冬。谁能想到，一根枯槎委地，竟成了无数新荣的温床。世间不止森林的“倒木”如是，深海的“鲸落”亦如是，而我们在尘世的人生浮沉，何尝不是荣枯相伴？

我想，人心是万物的熔炉，当我们的内心足够开阔，便能消解荣枯的边界，发现四时之外的美。

